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坚守“中国第二寒极”



夏季执勤点的星空。
写在家书中的牵挂。



雪花纷纷飘落,大地一片银装素裹。这冰冷的雪景中,却蕴含着春的希望,那是一种别样的温暖。雪谷中,一棵树傲然挺立,它承受严寒,却也用坚韧,给这冰冷的画面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。

寒冷,是新疆北部边防可可托海的冬日常态;温暖,则是驻守这里的阿勒泰军分区可可托海边防连官兵内心深沉的守望。在冷与暖的交织中,他们用坚守与奉献,收获希望与

成长。

可可托海,蒙语意为“蓝色的海湾”。这里冬季最低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,夏季最高气温三十八九摄氏度,可谓“冰火两重天”。

每年春回大地,冰雪消融,连队官兵分两路,奔赴远方的夏季执勤点。大雪封山前,他们又像候鸟一样回到连队。

无论是艰苦的夏季执勤点,还是冰封雪裹的山下营区,都犹如青春绽放的舞台。面对风雪严寒、山高路险、孤独寂寞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与挑战,官兵们奉献、付出与担当。岁月的章节里,冷与暖,相互交织;季节的轮回里,官兵在坚守中把千万辛苦品出了甜味。

日前,记者走进被誉为“冰窟哨所”的可可托海边防连,品读官兵坚守哨所的冷与暖,聆听他们炽热的青春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边关速递

告别用水难, 喝上自来水

李鸿飞 王雨欣

南部战区空军某旅某营二级上士马强训练归来,径直走到宿舍的洗手池前,拧开水龙头,清凉的水汩汩涌出,他边洗手边兴奋地说:“以后再也不用再用蓄水桶储水了。”

该营驻守在西南边陲,驻地条件艰苦,吃水用水一直是难题。过去,老一辈官兵曾在营区挖了一口水井,但不久就废弃了,一茬茬官兵扎根边疆,过着“靠天吃水”的生活。

一位老兵介绍,营队驻地水质一般,碱性大、味道涩,为了保障日常生活用水,他们常常用水车到数十公里外的湖中拉水,大家省吃俭用,一点都不敢浪费。

“官兵们的烦心事,就是党委的心头事。关系官兵切身利益的事,难度再大也要想办法解决。”该旅领导说。去年,该营把引进净化自来水作为一项重要工程规划推进,上报旅党委后,很快得到了批复。

为了尽快解决官兵用水难问题,旅机关积极对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,指导该营配合净化自来水专业实地勘察,最终研究确定了净化自来水引进工程建设方案。

“定下的事马上就干,而且要干好!”各项手续严格办完后,一支工程队马不停蹄地展开施工。前不久,随着最后一根输水管道接通出水,该营引进净化自来水工程正式完工,经检测符合直接饮用标准,彻底解决了官兵“吃水难”的问题。

“净化水,水源稳定、水质良好,保证官兵的日常生活所需。”该营领导说。如今,官兵们再也不用为用水吃水的事发愁。训练运动结束后,官兵洗衣洗澡用水不受限制,满意写在每个人脸上。

据了解,近年来该旅党委通过引进净化自来水、任务地域搭建健身房、协调子女上学通勤校车等方式,持续有力地解决官兵的急难愁盼问题。

告别吃菜难, 吃上营养餐

王润清 董蓝琳

“过去,哨所冬季吃上新鲜蔬菜不容易,如今‘老大难’不再难。”完成值班任务回到连队,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战士陈大双来到餐厅,和战友一起吃上炊事班准备的“蒜蓉西兰花”等新鲜菜肴。

冬季吃上西兰花,对这个雷达站官兵而言,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该站驻守在祖国北疆边境一线的雪山上,每年封山期长达6个月以上。山顶面积不大,无法满足阳光温室建设条件,至今无法实现蔬菜自给自足。每次风雪袭来,上哨路被积雪覆盖,物资车只能开到山脚下,再由官兵将物资背上山。

雷达站组建时,官兵只能吃预储蔬菜、干菜和罐头,每天餐桌“见绿”是全站官兵的期盼。为此,旅机关成立工作组,推出系列举措:重新修整战备路,协调地方供应商,畅通雷达站伙食供应渠道,畅通鲜菜供应模式;修建恒温菜窖,延长鲜菜储存时间;创新配送方式,确保蔬菜上送更为便捷。

该旅党委还组织高山连队炊事员参加培训,邀请专业厨师授课,传授烹饪技巧与营养搭配知识;邀请优秀厨师到各单位实地指导,提高炊事员烹饪水平。雷达站结合季节开发特色菜品,让官兵驻守山巅也能吃上“家乡味”。

“如今,我们每天都能吃上新鲜蔬菜。”该站司务长李建男说,下一步,他们将根据驻地环境特点和任务需求,改造恒温菜窖、创新更多物资上送方式,进一步提高蔬菜供应能力,让官兵吃出幸福感,吃出战斗力。



正在进行雪地行军的边防官兵。
林海涛摄

“冰窟哨所”的火热青春

张辰欣 本报记者 王雁翔

哨所里的冷与暖

中国最冷的地方在哪里?许多人都认为是东北的漠河。其实新疆可可托海的严寒,一点都不逊漠河。这里也因此被称为“中国第二寒极”。

这里是我国唯一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流——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。日前,记者抵达可可托海,眼前一片皑皑白雪。

“去年9月,这里迎来第一场雪。”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可可托海边防连常连长说,这个冬天天气晴朗,阳光正好,温度有所回升。

冷与暖,是可可托海边防连官兵冬季守防的关键词。

极寒天气,普通温度计在可可托海无法使用。连队专门采购了一个测量低温的极寒温度计,安装在楼前旗杆上,用来记录驻地气温。官兵们说,今年连队驻地最低气温曾一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。

雪花飘落,积雪凝冰,翌年5月才会彻底融化。高山、丘陵、戈壁……特殊的地形地貌,让这里的冬季漫长又寒冷。可可托海边防连的哨所,也被称为“冰窟哨所”。

连队军犬饲养员、中士向泽韬说,2022年驻地雪下得特别大。一个晚上,狂风肆虐。翌日一早他去给军犬喂食,几只军犬没有像往常那样跑出来迎接他——原来大风卷走了犬舍上的防寒遮盖,他三步并作两步进棚查看,发现军犬已被冻得蜷缩成一团……

向泽韬把军犬一一抱到连队医务室,在军医的帮助下,几只军犬最终恢复了活力。作为军犬饲养员,描述和回忆这一幕时,他的眼眶红红的。

在可可托海,军犬是官兵们的忠诚战友。

每年夏天,跟随官兵进驻连队下辖的乌力杜尔夏季执勤点,军犬“大黑”总是寸步不离地走在向泽韬身旁。一次,进驻哨点途中遇见野狼,“大黑”狂吠着预警,狼群不敢靠近。

去年冬天,一场大风刮断了连队通往山外的通信光缆,一级上士姚云鑫用设备判定故障点位,带着中士刘俊前去抢修。出发前,他们随身携带了各类抢修器材。

故障线杆离公路不远,位于一处山坡上。风大雪厚,他们足足在雪窝跋涉了4个多小时。来到线杆下,姚云鑫迅速爬上线杆开始维修。他拿出卫星电话,向连队报告情况。刘俊发现,老班长说话的语速特别快,三下五除二就结束了通话。

姚云鑫说:“极寒环境下,电器设备容易亏电。无论是通信设备还是巡逻车辆,电池必须尽量‘省着用’,否则很快就会耗光电能……”

坚守极寒世界,关于寒冷之苦,官兵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
一次检修设备,官兵们的手已经被冻麻木了,他们只得点燃火堆取暖。“光纤纤芯细如发丝,稍有不慎就会碰断,必须脱掉手套徒手作业。”为了精准高效完成任务,姚云鑫只能一边烤火,一边排除故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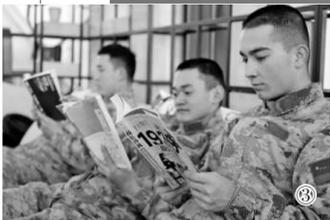
气温太低,手指灵活度降低不少,姚云鑫手指轻轻触碰一下,一根纤芯就断了。他将冻僵的手贴近火焰,直到恢复知觉,才重新拿出纤芯开始检修。

刘俊刚到连队第一年就冻伤了双手。翌年春天伤口又疼又痒。就算伤口再疼,一旦任务来临,他们还会这样操作。

“这么冷,巡线任务这么重,你为啥



图①:官兵骑马进驻夏季执勤点;图②:冬季巡逻,攀登冰川;图③:官兵在阅览室读书;图④:一名战士正在写日记;图⑤:巡逻官兵在雪岭上驮运物资。



还要留下来?”面对记者提问,刘俊把目光投向了远方,轻声道:“为了更多的人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”

有了这个目标,坚守哨所的日子再冷,心里也是暖的。

上哨路的险与难

可可托海的夏天,绿草向雪山和天边铺展,野花恣意绽放,空气中充满花草清香。北疆盛夏的风景,对36岁的一级上士陈刚来说已是生活的一部分,更意味着一份守护的责任。

连队下辖哈亚尔和乌力杜尔两个季节性哨所。每年6月大地回暖,陈刚就和战友一起骑马,向着夏季执勤点进发。当年9月,他们再从执勤点撤回连队。

两个哨所都曾是不通公路、不通电话、不通手机信号的“三不通”哨所。

通往乌力杜尔贡的路,沿悬崖绝壁而建,很多路段宽不足一米,官兵沿羊肠小道一步步向上攀登。路的另一侧是万丈深渊,站在小道上,俯瞰脚下的额尔齐斯河,仿佛一条溪流。

那一刻,管彬顺势抓住身旁的松树,惊得半晌说不出话。回头看一眼另一匹军马“黑风”,只见它参起鬃毛,蹄子刨地,也受了惊吓。

如今乌力杜尔贡哨所的物资运输,已由直升机保障,但官兵上下山依然需要骑马。2021年,前往乌力杜尔贡哨所的路修通了,但最后一段路悬崖而建,官兵们只能骑马或徒步通过。

哨所的变化说不完。一级上士陈刚告诉记者,过去官兵洗澡是个难

题——他们将冰河水一桶桶运到哨所蓄水池,等太阳出来把水晒热了再洗;2019年山上新建锅炉房,官兵洗上了热水澡。

以前哨所与外界联系,只有一部固定电话,2017年上级配发卫星电话,由于通信资源有限,官兵遇有急事才会拨打。去年8月,哨所周边新建通信基站,安装柴油机发电系统,官兵与家人联系变得畅通起来,而且还可以上网“冲浪”。

那年秋天,连队结束夏季执勤点哨任务,因天气原因回撤时间被延迟。一周后多数官兵乘直升机撤离,二级上士萨力哈尔和副指导员、一名战士一起,赶着军马往山下撤。

半路上他们遇到几名进山盗猎的不法人员,面对规劝仍企图蒙混过关,装作回头下山的样子,实际上绕路准备再次上山。谁知萨力哈尔早已识破他们的计谋,掌握了他们的行踪并迅速联系部队,最终把他们送给了地方派出所。

每年上哨下哨,萨力哈尔渐渐由一名新兵变成了可可托海“边防通”。在他看来,上下哨的路就是人生的路,不可能一马平川,每一次遇到艰险与挑战,都是一次成长的礼物。

守边关的苦与甜

天寒地冻,可可托海边防连官兵在室外进行训练,回来后摘下帽子,每个人头上都是“热气腾腾”。

常连长组织大家在会议室座谈。谈起可可托海后的经历与收获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气氛变得更加热烈。

“去年是我在连队过的第一个冬天,第一次站岗戴着棉手套,还在手腕

上贴了‘暖宝宝’,在哨位站了几分钟不到,‘暖宝宝’就冻硬了,手指几乎失去了知觉,眼睫毛也黏在了一起……”

毕业于地方大学的上等兵李恩凡第一个发言:“在可可托海守哨,扛过第一年冬天的严寒,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坚强、勇敢。”

“习惯了这里的寒冷,更加期盼春天的到来,更懂得珍惜每一个温暖的日子。”陈刚接过话茬,回忆起那次参加界碑巡查的经历。

“去年8月,官兵在乌力杜尔贡巡逻,当时牧民都下山了,山上很冷,我们拿着地图一个界碑一个界碑地巡查,在野外风餐露宿7个昼夜。”

完成最后一个界碑的巡查任务,天空突然飘起鹅毛大雪。下山时,雪大得看不清路,但在陈刚心里,界碑的方位、周边的地形,就像他手心的掌纹一样清晰,不会忘记。

陈刚2009年冬季入伍,来自“天府之国”。一次,一位来连队蹲点的领导问陈刚:“在边防守了这么多年,苦不苦?”

守在人迹罕至的风雪边关,说不苦是假的,但就像陈刚后来一次欢迎新兵下连时所说的那样:“在可可托海,吃的苦、受的罪,会像吃下的五谷粮食,长成身体的筋骨和血肉;时间长了,苦会在心里变成甜,冷会在心里变成暖……”

温暖,让人拥有力量,让人学会珍惜。

一次巡逻,陈刚和战友清晨出发,路过10米多宽的喀依尔提河,他们还能骑马蹚水。傍晚返回时,河面上涨,他们只得牵马过河。水流湍急,陈刚脚下一滑摔到水里,身后的列兵颜国杰也被冲出去10多米远……

陈刚蹚水过去,想要拽住颜国杰,谁知又是一阵激流涌上来,两人再次被卷倒漂向下游。

飞溅的河水打得眼睛都睁不开,人也沒力气挣扎了,正当陈刚觉得难

逃此劫之时,没想到战友骑马沿岸追上来,纷纷跳下河拉手组成“人墙”,最终把他们救上了岸……

从那以后,陈刚对守防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,也更认清了自己肩负的使命责任。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:“每一次历险,都是一次成长。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,才更珍惜身边的战友、当下的人生。”

常连长陈刚是同年兵,在吉木乃边防连当兵第5年提干,毕业后曾赴每年大雪封山期长达8个月的红山嘴边防连当过两年排长。

“红山嘴冬天的雪比这里还要大,有时雪一下就是一周,积雪没腰,巡逻时在雪地里爬,马也没法走,马肚子被积雪托住,行走艰难,有时一小時在雪里跋涉不了百米……风雪边关就是我们的人生课堂,经受过风雪严寒的双脚,脚下的路才会走得更远更稳。再远的地方,人的心灵都能到达。”常连长说。

“这些年,边防的守防条件随着祖国的发展越来越好,年年都有新变化。以前我们连的家属来队房是旧营房改的,比较简陋,夏秋季我们驻守执勤点,冬天驻地又特别冷,有的官兵家属想来连队看看,因为条件有限,不敢来。去年连队新建了一栋两层家属来队住房,家电俱全。各级的关爱,更增添了安心守防的动力。”

第二天早饭后,记者离开时,常连长已带队赴某山口巡逻,天黑才能回到连队。

上车前,记者转身回望连队新营房,营院里的白杨和松树巍然挺立,远处辽阔的高原峡谷铺满皑皑白雪,天地一派寂静。

大自然安排这里由寂寥与风雪居住,由恶劣的气候萦绕,但守在这里的可可托海边防连不缺温暖,官兵火焰般炽热的青春更不会惧怕严寒与风雪。